

· 社会文化史译丛 ·

SCHNITZLER'S CENTURY:
THE MAKING OF
MIDDLE-CLASS CULTURE
1815-1914

施尼兹勒的世纪

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 1815-1914

[美] 彼得·盖伊 / 著 梁永安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 社会文化史译丛 ·

SCHNITZLER'S CENTURY:
THE MAKING OF
MIDDLE-CLASS CULTURE
1815-1914

施尼兹勒的世纪

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 1815—1914

[美] 彼得·盖伊 / 著 梁永安 /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字号:01-2005-464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美)盖伊
(Gay, P.)著;梁永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社会文化史译丛)

ISBN 7-301-10162-7

I. 施… II. ①盖…②梁… III. 中等资产阶级—历史—世界—1815~1914 IV. D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5498 号

Schitzler's Century: The Making of Middle-Class Culture, 1815-1914

Copyright© 2002 by Peter Gay

Published b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本书中文译文由立绪出版公司授权北京大学出版社简体字版使用

书 名: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

著作责任者:[美]彼得·盖伊 著 梁永安 译

责任编辑:岳秀坤

标准书号:ISBN 7-301-10162-7/K·042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cbs.pku.edu.cn> 电子信箱:pkus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5

排 版 者:北京军峰公司

印 刷 者:北京原创阳光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3.5 印张 294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序 言

一个阶级的传记

xix



本书是一个阶级的传记，主角为 19 世纪（1815——1914）的中产阶级（译注：中产阶级、布尔乔亚、中间阶层为同义语，作者在本书中交替使用）。我选择施尼兹勒作为导游，他是该时代最引人入胜的剧作家与长短篇小说家。为什么选施尼兹勒？他很难说是最典型的布尔乔亚。在 19 世纪，与他同一阶级的成员多不胜数，许多人富裕不如他、才智不如他、坦白不如他——神经质不如他，也就是说比他更具代表性。因此，如果“代表性”一词所指的是“一般”，那施尼兹勒将不胜任导游之职，因为最不适用于他的形容词就是“平庸”。然而，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我却发现他具备一些很特别的素质，让他异乎寻常地适合充当我要描绘的那个中产阶级世界的见证人。他将会出现在接下来的每一章，有时是作为引子，有时则是全程参与。我发现这个人极为引人好奇（并不意味着他总是讨人喜欢），但单凭这一点，并未让他够资格在我企图探索和了解的那出包罗广泛的戏剧里扮演某种司仪角色。我有更好、更客观的理由。

xx

施尼兹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维也纳人。他生于维也纳（1862 年），逝于维也纳（1931 年），除短期到过伦敦、柏林和巴黎，以及在意大利北部度过一些短假以外，一辈子都住在维也纳。不过由于他的活跃和敏感，让他有机会接触到极其多样的风格与观念，而他也恪尽职责，数十年如一日把所思所感记录在日记里。他具有

深入其时代的中产阶级(包括他自己的)心灵的特殊优势。简单说,他的教养是全方位的:他的人生与作品都在在见证着,人要见多识广,并不是非要行万里路不可。心灵是可以接受来自遥远异地和异代的精神悸动启发的——施尼兹勒的心灵就是如此。现代的法语和英语文学(含美国文学)都是他的读物,更不用说斯坦的纳维亚和俄国那些重要小说家与剧作家的作品了。他对音乐与艺术具有同样好的感受力。可以说,在他的陪伴下,我游历了挪威和意大利、俄国和美国。正如我暗示过的,他是个亲切、可信赖和渊博的信息提供者。

施尼兹勒是19世纪人,但其生命却深入到20世纪。因为19世纪乃是20世纪的孕育者,它的历史也是我们的历史。施尼兹勒借以架接这两个世纪的,并不是只有他的肉体生命。人们常常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20两个世纪之间划下不可跨越的鸿沟。这种说法,固然适用于政治的领域(一战20年后那场空前的集体动员和集体屠杀就是一战种下的结果),却不适用于高等文化的领域。我们常常认为,那些发生在艺术、文学和思想上的激动人心的大变动(被统称为“现代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但深入探究就会知道,它们是孕育自1914年以前的(译注:请读者注意,作者对19世纪的“界定”是1815至1914年)。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这个改变了哲学面貌的颠覆性思想家为例,尽管他在1889年已经发疯和不再发声,却仍然对我们今日的思想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只是我们多大程度上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祖先余荫之下的鲜明一例。

少数艺术家的取样也许就足以佐证我此说不虚:在戏剧界掀起革命的易卜生(Henrik Ibsen)、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以及继他们之后的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都是早在1900年前就大名鼎鼎(或者说恶名远播)了。他们另一位显赫的同侪契诃夫(Anton Chekhov)逝世于1904年。音乐界方面,勋伯格(Arnold Schoenberg)在1908年发表了他的第二首四重奏,摒弃传统的调性

xxi

系统,进入了无人探索过的音乐地带。最盛名不衰的几位现代主义小说家——普鲁斯特(Proust)、乔伊斯(Joyce)、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汉姆生(Kunt Hamsun)——都是在世纪之交展开他们的事业;当其时,契诃夫已经不只是个戏剧的巨人,而且也耸立为短篇小说的巨人。绘画方面,学院派画家早在1900年之前就经受了来自独立画家几十年的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叛逆分子人数与影响力有增无已;一连串的极端画派(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表现主义,以及德国和奥地利藐视艺术建制的分离主义者)一直都是沙龙艺术家的无情批评者。康定斯基(Vassily Kandinsky)在逐渐疏远写实派绘画若干年后,于1910年画出他的第一张抽象画。这份名单还可以随意延伸:不管是在诗歌、建筑,还是都市规划领域,一种新的文化正在诞生。这就怪不得世纪之交一个由勃纳尔(Pierre Bonnard)和维亚尔(Edouard Vuillard)领导的绘画学派会把他们的团体命名为“纳比”(Nabis)——“纳比”是希伯来文,意指先知。他们是航向未来的。

施尼兹勒也是如此,他的作品游走于中产阶级可容忍的尺度边缘,而且不只一次大胆越过。1897年,他写了一部构思精彩、手法机智的喜剧《轮舞》(*Reigen*)。《轮舞》由几对情侣的十组情色对话所构成,对话者的其中一方会在下一组对话再次出现,到最后首尾相接,形成一循环。每一幕的高潮都是做爱——当然,这样的剧情是离经叛道的,即便如施尼兹勒也都不敢奢望可以搬上舞台。这部剧本有好些年不能出版,至于上演,则是更多年以后的事。然后,在1900年,施尼兹勒又创作了眩目程度不亚于《轮舞》的长篇小说《古斯特少尉》(*Lieutenant Gustl*),用意识流手法揭示一个年轻气盛的奥地利少尉轻率挑起一场决斗后产生的死亡焦虑。

这部小说见证了施尼兹勒的博闻广识:它所使用的那种前卫、繁复的叙事技巧,乃是从法国作家迪雅尔丹(Edouard Dujardin)的《月桂树被砍》(*Les lauriers sont coupes*)学来的。对于自己的原创性,施尼兹勒一向相当保守,不认为自己够资格与托尔斯泰

(Tolstoy)或契诃夫这些大师相提并论。另一方面，他对一些所谓的仁慈批评家的意见也十分气恼，他们认为施尼兹勒尽管多产，但基本上只是把他最早期剧作的材料——不负责任的独身汉和通奸恋情——重复的使用。施尼兹勒带着点儿怒意抗议说，他要比这些批评家所认为的更有想像力、更有创意——一言以蔽之，就是更现代。

他是对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有权去追问，施尼兹勒的证言是否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的有用根据呢？这个问题预设了一个前提：中产阶级是一个可以定义的单一实体。对这个争论不休的议题，我将会用一整章的篇幅（第一章）去处理。历史学家已经花了很多年时间探讨这个问题，但到头来的解决办法往往是把它看作是一个观点与角度的问题。施尼兹勒显然是认定有“布尔乔亚”这样的生物存在的。我们将会看到，他对布尔乔亚殊少敬意，而且倾向于把“布尔乔亚”和“无聊乏味”画上等号。反过来，许多维多利亚时代人一定也会视他的生活方式为偏执古怪，甚至是波希米亚式的。然而，在最重要的一些方面，施尼兹勒都是不折不扣的布尔乔亚，尽管是一个具有高度个人特色的布尔乔亚。有很多事情可以反映出这一点。例如，他顺从父命选择了学医和行医，他盼望自己的情妇都是处女。他也曾经像其他布尔乔亚一样，尝试阻止自己所爱的女人进入职场。他鄙视一些时空错乱的贵族式习尚（如决斗）。他自信具有不拘一格的文化品味，却无法欣赏勋伯格那些无调性的交响曲，也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感到怀疑。他专心于工作，重视个人隐私。这些都是施尼兹勒的布尔乔亚印记。不过，本书虽以施尼兹勒为始，但并非以他而终。正如我说过的，假如本书可以称为传记的话，它乃是一个阶级的传记。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与其说是摘要，不如说是综合。我对维多

利亚时代的布尔乔亚发生兴趣,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那时,这个历史课题在史学界相对受到忽略。当然,论 19 世纪中产阶级的有分量作品还是有的,只不过这个题目并没有吸引到很多历史学家注意,而且肯定不是他们最感兴趣的项目之一。人们的兴趣放在别的地方:妇女史、劳工史、黑人史以及那种——有一点点装腔作势的——自称为“新文化史”的研究。自从 18 世纪的哲学家把历史的因果性加以世俗化以后(译注:指不再把历史事件的成因诉诸超自然的解释),史学界就会周期性地出现这一类使人兴奋的不满时刻:它们认为既有的历史研究领域是狭窄的,甚至是令人窒息的。

很多这些不满都是有获益的,会引出许多未被提问的问题和未受质疑的答案。但它们同时也制造了混乱,特别是在兜售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后现代贩子入侵史学的领域以后,这一点更为严重;它们不但未能拓宽历史学家的视野,反而对大部分历史学家长久以来的求真精神投以相当不合理的怀疑。在这种一头热的氛围里,我自己的一套史学方法——一种受精神分析理论启迪(只是启迪,不是淹没)的文化史——在我看来是值得开掘的方向,而 19 世纪的中产阶级——有鉴于它普遍受到冷落——则是一个大有可为的课题。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工作最后竟然会有那么大的修正作用;这完全是我始料未及的。我纯粹是走自己的路,证据把我带向哪里,我就走到哪里。

我的成果就是五大册的系列著作,总称之为《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 Victoria to Freud*) (1984—1998 年相继完成)。它们所专注的是一些非传统的课题,如性与爱、侵略性、内心生活、中产阶级品味等。尽管我的选题清晰地反映出弗洛伊德的影响,但我却小心翼翼,务求不让我的立论脱离过去的“真实”世界,因为那才是历史学家的共同家园。换句话说,有大量的史实包含在我的书里。其中一些史实会在本书中被再次引用;它们太有启发性了,我舍不得放下。《布

尔乔亚经验》的读者也许还会记得以下这些令人难忘的片段：典型的维多利亚人格拉德斯通(William Ewart Gladstone)为了刺激太大的乳汁分泌，轻柔而虔诚地为她按摩乳房；19世纪的美国妇人劳拉·莱曼(Laura Lyman)以火辣辣的书信挑逗身在远方的丈夫：“下星期六我会抽干你的保险箱的，我保证”；意大利统一运动的先驱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因为发现政府官员拆阅他的信件而大发雷霆；前卫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曾经称许布尔乔亚的艺术品味；德国钢铁巨子克虏伯(Alfred Krupp)婉拒了官方把他册封为贵族的美意。

但这不表示本书只是一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性质的读物，只是前述大部头之作的浓缩，因为尽管它的厚度不如《布尔乔亚经验》，结论的分量却未必有所不如。我引进了相当多的新材料与新课题，其中之一是工作与宗教——尽管它们在《布尔乔亚经验》里被讨论到，但在本书却受到更恰如其分地深入探讨。《布尔乔亚经验》中对维多利亚时代布尔乔亚所作的一些很根本的重新诠释——他们对性、侵略性、品味、隐私的态度，都会以显著的分量再次见于本书。即便如此，它们并不是装到新瓶里的旧酒。我把它们重新思考了一遍，而且自认为把问题的复杂程度更往前推进了。



有一点是必须事先声明的：对于 Victorian(维多利亚时代的，维多利亚时代人)这个词，我采取的是广义的用法。长久以来，Victorian 习惯上都是指英国人——甚至更狭义是指英格兰人——及其品味、道德观与礼仪。而它的意义从未完全局限在维多利亚女王主政的时代，因为一般认为，不管是在维多利亚女王 1837 年登基前还是 1901 年驾崩后，都有所谓维多利亚时代人。简言之，她的名字是被宽泛地用作 19 世纪的同义词，也就是自拿破仑最终败北(1815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 年)之间的一百年。

序 言

但是,还有些维多利亚时代人是活在这个范围之外的。近些年来,研究美国文化史的学者已经把此词加以限定,而我相信,把其涵义进一步扩大是说得通的。但这当然不是说,法国、德国或意大利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与同时代的英国伙伴一模一样;因此,本书在致力求“同”之余,也是对“异”的礼赞。尽管如此,我还是深信,不管不同的布尔乔亚之间具有多大差异,他们彼此仍然有着强烈的家族相似性(译注:family resemblance,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用语,指家人间那种难以具体界定的五官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正是我使用“维多利亚时代人”一词时想要强调的。

好吧,现在让幕布升起吧。

目 录

序 言

一个阶级的传记 (IV)

序 曲 (1)

第一部分 基本事项

第一章

(诸)布尔乔亚 (9)

第二章

家,有苦有甜的家 (45)

第二部分 驱力与防卫

第三章

性爱:狂喜与症状 (77)

第四章

侵略性的托辞 (117)

第五章

焦虑的理由 (153)

第三部分 维多利亚时代的心灵

第六章

讣文与复生 (187)

第七章

“工作的福音”问题重重 (225)

第八章

品味方面的事情 (261)

第九章

一个独自的房间 (297)

终 曲 (329)

参考书目 (341)

人名索引 (343)

名词索引 (353)

插图 目录

《胡须修剪样式》·····	(8)
《江珀后悔坐上了三等车厢去旅行》·····	(11)
《家里的变化》·····	(47)
《三美人》·····	(76)
《施尼兹勒像》·····	(79)
《拿破仑纪念碑》·····	(119)
《四根针的阴茎环》·····	(155)
《大脑功能区位的名称、数目与位置》·····	(186)
《科隆的道德说教士》·····	(189)
《劳工的解放者与老实的劳动人民》·····	(227)
《不过,亲爱的……》·····	(263)
《一间相当大的二层平房的平面图》·····	(299)

序 曲

Overture

施尼兹勒父子的龃龉，
乃是我们进入 19 世纪
布尔乔亚文化大世界的敲门砖。



“一本日记被发现了,当然是最新的那本——提及埃米莉(Emilie)的。被父亲狠狠修理。”^[1]接下来的章节,我想要

xxvii

去探索这则简要日记的深远意蕴。虽然我是要利用这场看似转瞬即逝的家庭小冲突作为通向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意识的线索,却不打算宣称父亲刺探儿子隐私的情形在当时是普遍现象。尽管如此,它仍然足以充当一首雄心勃勃的交响曲的简短序曲,让人预先聆听一些稍后将会以巨大音量和广阔音域反复奏起的主题。施尼兹勒父子的龃龉,乃是我们进入19世纪布尔乔亚文化大世界的敲门砖。论分量,上述一则日记足以与《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里的马德琳贝壳饼(madeleine)等量齐观——普鲁斯特笔下的主角因为把这种饼蘸着青柠花茶吃而刹那间忆起一个遗忘已久的丰盛过去。这则日记就是我的马德琳贝壳饼。

事件的两个主角:阿图尔·施尼兹勒(Arthur Schnitzler),16岁,文科中学学生,正准备出门上学;他的父亲约翰·施尼兹勒(Johann Schnitzler),知名喉科专家,大学教授。发生时间:1879年3月18日早上。发生地点:维也纳一户上层中产阶级人家的公寓。争议的焦点:父亲偷偷从儿子的抽屉取出翻看的一本小红皮日记本,在里面,年轻的施尼兹勒鬼鬼祟祟而不谨慎地剖白了他一些早熟的性探险——但女主角不只埃米莉一人。

xxviii

35年后,已是当时奥地利最知名和最具争议性作家的施尼兹勒在自传里再次回顾了这个事件。显然,这个事件在他心灵里留

下了无法磨灭的烙印。他详述了父亲在那个三月天早上对他所作的“可怕责备”。^[2]这堂课的高潮发生在教授的诊室，儿子奉命翻阅了考波希(Moritz Kaposi)三大册论梅毒和皮肤疾病的标准参考书，其中配有许多清晰和令人恶心的图片。施尼兹勒承认这一堂课对他是有用的：从此他不敢再去找那些“希腊女神”——他在日记中称她们维纳斯(Venus)、赫柏(Hebe)、朱诺(Juno)(译注：维纳斯、赫柏、朱诺都是希腊神话中的女神，而施尼兹勒的这些“女神”都是妓女)，寻芳猎艳时变得格外审慎。

但父子之间的这场冲突并不是所有后果都是正面的。施尼兹勒在自传里特意指出，书桌钥匙不是他给父亲的，而他对父亲“偷偷摸摸的手法”强烈不满(尽管没有太发作出来)。他视之作为一种背信行为，出发点再好也无法脱罪。“如果说我们之间真的从未能建立起毫无保留的关系，他这种背信行为给我造成的无法磨灭的记忆显然是原因之一。”^[3]父亲破坏了与儿子之间的一条纽带，而那是永远无法全部修补回来的。

这不是少年施尼兹勒唯一一次被侵犯隐私权。在父亲好意偷看他日记的三个月后，施尼兹勒的一位老师在搜查学生夹带进考场的东西时，无意中搜出施尼兹勒的一本新日记本，并看了开头几页，其中一些刺激段落写的正是他最新的艳史。这位老师很宽大，既没有表示意见，也没有告知家长。尽管如此，施尼兹勒还是气得发病：一个未经授权的人看了他最私密的告白！他告诉一位朋友，他剩下的唯一选择就只有吞枪自杀。^[4]

施尼兹勒当然没有把这种少年人的豪语付之实行。不过，在1882年7月，他却把自己的日记一本本毁掉，因为他认为里面尽是一些关于无聊“家庭摩擦的废话”^[5]，而且有一些关于范漪恩(Fännchen)——他当时的新欢——时冷时热的评论。但他并没有把日记全数毁掉：有些段落太有趣了，不留给后人看实在可惜。他把一些重要的部分抄录下来，而第一条就是有关他父亲行为的那